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二十六回 識儲君主心結拜 賺佞黨用智安排

當下孟強吩咐女兒：「小心侍奉君後，須要時常開解他抑鬱。為父定必差人查訪著落太子，共起義兵。」孟嬌娥領命轉回內房，言明：「姐姐不必懷憂，奴已稟知嚴親。至意奴好生侍奉，又已差人查訪太子下落。」程小姐主婢聞說，心頭大悅，安樂在截龍山按下慢表。卻說侯拱自從與太子分離，一月之後母親身故了。安葬畢候滿七旬，辭宗祖而去。是夜身藏利刃，一到了安周平莊上，將門響叩。內有僕人開門，被侯拱拿下曰：「主母在那裡？」老僕曰：「現在內堂正房睡臥。」語畢，一刀撇下，殺了老奴，一程奔至後堂，逢著男女便殺。飛腳將臥房打開，見鄧氏睡下，一刀已是不活。打開衣箱，搜些金銀，一程連夜逃走而去，要往潼關知會殿下。

次日，莊丁眾人俱已得知，未曉兇手何人，少不得稟報。本土文武官員親到相驗，審詢一番內外家人，詳文緝拿兇手，也不多表。

再說程巡按、杜鎮台渡水登程，一月到京。杜鎮台少不免先謁見龐國丈。即詢問：「賢甥緣何無旨召私自回朝？」杜將軍把前事一一說明。國丈恨聲不已，「可惡賤婦人放太子，不然可除此大患矣。」

次早，天子臨朝，文武朝參。有王門官啟奏：「山東程巡撫、杜鎮台回朝，在午門候旨。」哲宗王傳旨宣上金鑾殿。二臣山呼已畢，天子說賜平身，開言：「朕命二卿文武統御山東，各各在任，緣何無旨宣召，同日回朝見朕，此乃何解？」

程爺即奏上：「行舟赴任半途，江中救得王太子，不想被杜景聞知，帶兵拘去，言定明朝同解。妄言夫人私放去。今求聖上究問他便知根由矣。」當時杜景仍將夫人擅死兒子自盡，私放去一一辯奏明白，「現有三尺可據。」

天子聞兩奏暗喜，「御弟屢次脫危。」即曰：「二卿不必爭論，即回住所細心查訪御弟，申明朕意，思念情深。但逢到即送回朝，以天倫同敘。倘有私行暗害，滿門誅戮，決不姑寬。」二臣謝恩退朝。只有龐國丈吩咐：「杜景賢甥，倘回任所，須當謹細訪查，捉拿慈雲解回朝，交進相府待太后斬首。不許交朝廷。倘昏君怪責，自有吾父女擔當。」杜景允諾，拜辭而之。程也回任所。

只表程爺歸進後堂，杜夫人迎接。程爺詢及女兒緣何不見接迎。杜夫人含淚說：「女兒與杏桃私帶金銀逃走了。只因家難揚，暗暗差家人四路追查兩月，並無蹤跡。」

程爺聞說大怒，曰：「此乃汝之不賢，將女兒欺凌，逼他逃走是真。」怒氣不息，按下休題。

再說趙彥龍早起飽集弓馬之間，只見周俊睡熟陣陣透出豪光，金龍出現，覺得稀奇。一夕與母親說知。夏氏夫人曰：「為娘見周俊龍行虎步，斷非下等閒人。不可待慢此人。」彥龍曰：「母親之言有理。惟孩兒想此人乃慈雲太子無疑，不免與他結拜異姓手足，未知可否？」夫人允准。是日懇同太子結拜金蘭，更覺親熱。有太子見他母子仁厚之輩，只得自泄出真情。彥龍暗暗喜悅。此時間中無事，太子與彥龍學習弓箭武藝。君臣二人比武，各各不相上下。

將有半月之久，忽一天有老夫人內姪到來。名夏德，拜見夫人。此人非循良之輩，向日在家中賭博無為，酗酒行兇，原非善類。父親萬貫家財，父死數年之間盡數傾消，屢次來此借取，不下數千之資。趙彥龍因母親內戚，是至不無吝惜相挪。此日進見老夫人，又言急用，借白金五百兩。夫人怒曰：「不肖言生，經年屢月借貸不下數千之資，賭蕩花消，身入下流。老身此處非汝花消常產，且往別方借貸，自後不許到門相見。汝生來不肖，有辱沒吾清白之家門。」

太子在旁請問：「老夫人，此人是誰？」夏夫人曰：「此人乃老拙族兄之子、族姪兒，名夏德。不幸母先亡，自幼父親撫育長成。父又死去。不滿數載之間，不守產業，將父親遺積下數萬家資盡情費耗清訖。年年月月到來冒認某事急需，借去不下數千白金，實乃花消。不肖浪子豈非玷辱親親之兒？令人氣忿不過。」太子曰：「既乃夫人一脈而來，且念骨肉之親，看吾薄面，與他五百之資，自後不許再來借擾。未知夫人允否？」

夫人曰：「且看殿下情面，與汝五百之數，自後不許到吾門第。」當時趙彥龍取出，交家丁與他出門。夏德跑出門問家丁：「解勸夫人此人是誰？」家丁曰：「汝不知麼，他乃當今慈雲太子。但不可揚言外廂。」夏德允諾而去。一路想來：「受了老夫人罵辱一場，心懷不忿。不免報知懷慶府，待文武官員到來拿捉，領了五千元紅賞格。一來出了羞辱日氣；二者得此五十大財帛豈不美哉？」連日跑走。

一到了府城都督轅門首，有中軍官查問稟知。都督大人他姓白名雲龍。武狀元出身，乃龐國丈結交心腹。一聞此稟報，即刻升堂。大小將官侍立，命旗牌帶進。夏德至內堂下跪上稟：「大人，小人名夏德，乃係趙彥龍中表之親。只為他府留藏當今太子，不日知會各位藩王，起兵殺回朝中。今小人到此出首，非因貪功圖利，實為救了滿城百姓耳。」白都督聞稟，「且留住夏德在府衙。明日五更天點兵，前往捉拿。」當時退堂。

有中軍官姓陳名曙，一向與趙公子有八拜之交。是日一聞此語，心中大驚，連日飛奔出城，到莊報知趙彥龍。已是時交初鼓。彥龍出堂迎接，「借問兄長連夜到寒莊有何事情？」陳中軍曰：「賢弟，不好了。此禍從天飛至。」趙公子變色曰：「請問兄長，弟有何禍事招來？」陳曙將夏德到都督衙出首，「太子在汝府中，大人准了。明日午刻有兵到來搶拿。故吾即日趕來報知。未知賢弟果有此事否？如有此事，即可連夜闖家君臣逃遁方免此厄。不然明日午候文武兵到逃走不及，爾門危矣。」

趙公子聞言大驚：「果有此事。如今不妙矣。兄長到來弟本當留餐敘談弟兄之情，但今弟方寸已亂，不能留款汝，且請先回，以免禍及於汝。待弟稟知慈母與太子商量，逃走為上策。」陳曙應諾，又言：「賢弟須要連夜與太子、全家逃遁乃可，不可耽延有誤。」趙公子諾諾連聲，陳曙辭別而去。

公子請出太子、母親，言明此事，各各大驚。夫人歎曰：「只恨老身放縱出此不肖子，累及殿下矣。幸得陳中軍報知。吾兒可連夜與殿下逃出王城，明日文武官兵必到。且與殿下程奔至潼關，自有藩王保駕。」太子曰：「夫人差矣。此乃孤之薄命至有此災殃，豈肯逃走，禍及汝滿門？不若將孤捆綁出獻，交文武官解送回朝，以免累及汝無辜之人。」

夏夫人曰：「不然。倘殿下與吾兒逃出，文武官來老身自有機變對答他，必無妨礙，搜索不出，豈能奈我何，豈能欺壓老身？惟吾一言奉達，望懇殿下准依。」太子曰：「老夫有何吩咐且言知，何用吞吐。」夏夫人曰：「老身不幸，丈夫早已終世。我所生下一男一女。今女兒年方二八，名玉容。送交殿下，倘他日身登大寶，封他一官院，是老身有所賴托，即死生無所介懷矣。」太子曰：「既蒙老夫人錯愛留心，倘孤脫難回朝，斷不負夫人恩德，小姐正位一宮。」老夫人稱謝，又吩咐：「吾兒速速收拾盤費，保駕即晚奔走出城。」趙公子含淚曰：「母親與妹子亦可逃走，方免官兵之害。不然孩兒獨自奔出心下怎安。」夫人曰：「孩兒勿憂。倘太子逃走，見證無憑，反將妄報之人執下了。何須多慮，娘自有主意。只路途上小心保駕為要。」

公子無奈，背上雙銅錮，太子腰插雙鞭，二人上馬。夫人叮囑一番。快馬加鞭出門而去。老夫人回至內堂繡閣中，小姐迎接母親曰：「娘緣何二更深還未睡？」夫人含愁將夏德姪兒出首太子，「故連夜命汝兄保駕奔往潼關。當別時將汝終身託太子，定下姻緣。可待至四更後命老人家帶同心腹婢，往前村舅家躲一兩天，以免官兵一到驚恐壞吾兒。」

小姐聞言一驚，流淚曰：「女兒寸步未離母親膝下，倘有災殃，自願生死與娘同歸一路，豈得獨出閨幃以偷生也。」老夫人多言勸慰，小姐只是不依。

到次日，白都督大人傳齊懷慶府柳青大老爺，興兵一千，文武同行。一到太平莊，團團圍困了。莊丁一眾嚇得驚慌無措，未知何故文武官兵圍困。有夏老夫人迎接：「白大人公祖、柳大老爺，光臨寒莊有何事情？」柳知府曰：「無事不敢到府驚擾老夫人。吾文武員特來會拜令公子，有一事敘談。」夫人曰：「小兒不期已上京求名，改日再來答拜文武大人。」

柳府曰：「夫人謬言矣。令公子昨天還在家中，如何說去如此迅速。休得欺瞞，且請來相見。」夫人曰：「方才今天清晨起馬，實實不相瞞公祖大人等。」白將軍曰：「夫人，公子在貴府不在也不再爭執，只有慈雲太子藏在汝府中。吾文武特來接駕護送回朝，以免天子聖心掛慮。」

夫人曰：「大人那話來？吾莊中一向自夫死任中□餘載，撫育孩兒長成，一非不染，隱居一般，一向朝中事務並不得乾聞，還有什麼慈雲太子藏留於此？倘大人目擊是真，傳說之言是假，請大人參詳。」白將軍曰：「須非本部目擊，乃老夫人令姪夏德親到轅門出首稟明，故吾文武來迎請殿下。夫人體得隱諱。」夫人曰：「老身意欲不言，難明此事，只不顧家醜，直言失禮大人。此夏德小畜生乃花消浪子之輩。老身念著先兄一脈親情，屢次相借金銀不下數千。花消傾盡。昨天又來挪借，被老身責罰一番，仍借與五百兩之資，不想他心毒意狠，忿恨著數語責罰，特到大人府行平白誣陷，欲害老身一門。有此負心賊徒！大人何不詢察明，然後動兵，緣何據此一面之詞、小人低誣之語，即信為真？倘白大人、公祖老爺疑藏太子，何不中堂內外一搜。倘搜得太子，老身甘當窩留太子之罪；搜不出，二位大人該有妄聽小人低誣之過。老身也要動本回朝；憑得聖上公論。」

雲龍聽了暗暗驚駭，曰：「不好了。如此太子果然不在，如搜不出，上了夫人破綻。」有柳府老爺傳出夏德，大喝：「該死小畜生，良心喪盡。因些小口頭責罰妄構禍端，勞師動眾，欲圖計害親人，煽惑朝廷命官，該死有餘。」喝令「亂棍打死！」夏德發振抖抖討饒。白大人怒，喝令行刑。一刻打死狠毒小人。白將軍曰：「原來小人構釁，本部失於覺察，望懇老夫人休得見怪。」是日文武官員告別，出府而去。夏夫人冷笑進內，安慰女兒也且慢表。

再說太子與趙彥龍一程跑走出王城，天已明亮。二人商議往潼關道路未知多少。趙公子曰：「在本省到道關，論涉步程途將有一月可到。我也到過一次。吾本地名歸德府，今已奔出數天，此處乃同本府睢陽縣也。」二人談談說說，日出辰時候。只覺腹中饑了。行到此處人煙稠密，衢道中鋪戶高店盛旺。二人尋覓一商寓酒肆中用過早膳，交訖錢鈔出門而去。

行行不覺日午中，到得荒山之地。其時□月中旬，雪霜初布，山花枯槁，樹木凋零。八個馬蹄行跑至一座高山險峻。二人在山邊而來，遠遠側耳聞有喧嘩喊鬥之聲。太子曰：「趙哥哥，汝聞耳邊喊殺喧嘩否？」趙公子曰：「此座高山險阻，有此鬥殺之聲，料必山寇無疑。不免跑上山中看是如何？」太子曰：「須要小心。未知他山有無坑陷否，一失足危矣。」趙公子應諾，二人並馬慢步來至山頂下，只見前面排開嘍囉兵數百。內有一位英雄，手持大刀，黑面生光，年紀二□上下，惡狠狠與一人爭戰，爾我不捨。眾嘍囉在旁助喊喧嘩，一片響振。

太子觀看地分明，與此大漢爭戰者不是別人，乃侯拱也。太子一見大悅，大呼：「前面侯拱休得動手，吾慈雲在此。」侯拱正在鬥戰得熱鬧之際，耳邊聞得此言將板斧架開大刀，喝聲：「黑面賊且住。」即忙退後數步。未知太子敘會得侯拱如何交代，下回分解。